

翁注困學紀聞

冊
一

卷之四

四

困學紀聞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
雜家類

困學紀聞二十卷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錄是編乃其劄記考證之文凡說經八卷天道地理諸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三卷雜識一卷卷首有自序云幼承義方晚遇難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云云蓋成於入元之後也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雖淵源亦出朱子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如論語注不舍晝夜舍字之音孟子註曹交曹君之弟及謂大戴禮爲鄭康成註之類皆考證是非不相阿附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戶亦不至如明楊慎陳耀文

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蓋學問旣深意氣自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詆以空言又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概視爲舛陋故能兼收併取絕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元時嘗有刻本牟應龍袁桷各爲之序卷端題語尚鈎摹應麟手書藏弄之家以爲珍笈此本乃

國朝閻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詳註多足與應麟之說相發明今仍從刊本附於各條之下以相參證若璩考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薄視應麟焯則動以詞科之學輕相詬厲考應麟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

恐未能望其津涯未免輕於立論是卽不及
若璩之一徵以其拾遺補罅一知半解亦或
可採故仍並存之不加芟薙焉

困學紀聞二箋序

深寧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不可得見其存者玉海部帙最巨尚有附刻於玉海之後者十餘種而碎金所萃則爲困學紀聞顧其援引書籍奧博難以猝得其來歷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爲之箋已而長洲何學士義門又補之斯二箋者

世宗憲皇帝居潛藩皆嘗充乙夜之覽近年祁門馬氏以閻本開雕而間采何說以附之桐鄉汪氏又以何本開雕誠後學之津梁也潛邱詳於考索其於是書最所致意然筆舌冗漫不能抉其精要時挾偏乖之見如力攻古文尚書乃其平日得意之作顧何必嘵嘵攬入此箋之內無乃不知所以裁之耶義門則簡核而欲高自標置晚年妄思論

學遂謂是書尚不免詞科人習氣不知己之批尾家當尚有流露此箋未經洗滌者歲在辛酉予客江都寓寮無事取二本合訂之冗者刪簡而未盡者則申其說其未及攷索者補之而駁正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丈孺廬見之嗟賞以爲在二家之上予學殖荒落豈敢與先輩爭入室操戈之勝況莫爲之前予亦未能成此箋也胡身之謂小顏釋班史彈射數十家無完膚而三劉所以正小顏者正復不少是書雖經三箋然闕如者尚多有之又安知海內博物君子不有如三劉者乎予日望之矣乾隆壬戌二月旣望後學全祖望撰

敘

古人學古入官而入官之後仍不忘學仕優則學
尚矣顧有儒林之學有文苑之學一則主乎理學
經術一則主乎詞章典故學之者宜何從然窮其
源流究其義蘊二者非竟判然也鳳西先生敷歷
中外垂四十年宦轍所蒞宣上德抒下情而暇則
說禮樂而敦詩書仍儒者風購書至萬餘卷卿雲
輪困覆護其上燕寢公餘手卷不釋而其生平所
最注意者則尤在王氏困學紀聞一書王氏蓋得
朱門真氏之淵源者也是書非博物君子不能作
亦非博物君子不能注况注於三箋及萬氏集證
後也迺博覽羣籍見於是書有足證明闡發者輒
手錄爲之條分件繫如肉貫串約計各門增輯無

慮二千餘條其用功專且久而所得若是是豈疏闊夫政事而與經生爭衡哉唯其優也又嘗借其書而觀之讀一書則如讀無數未見之書通一義則足通無數未聞之義前人以儒林而兼文苑後人以文苑而追儒林其有功於先哲而餉遺乎士林也豈徒爲文藝家所取資饜飫枵腹組織華蟲已耶鳳西以經術飾吏治所至政舉而民不擾本乎才而實恃乎學也因優而學因學而仕愈優也庶幾古之才全而學純者歟是用諗乎世之學而仕者道光五年八月望日姻愚弟黃徵又敘

王厚齋先生紀聞一書蓋晚年所著也先生博極羣書入元後寓居甬上足跡不下樓者幾三十年益沈潛先儒之說而貫通之於漢唐則取其核於兩宋則取其純不主一說不名一家而實集諸儒之大成顧徵引浩博猝難探其本源雖以閻潛邱何義門全謝山三先生之淵雅尚未盡詳其出處蓋由宋人著述不能盡傳故也

元圻

幼嗜此書通籍

後備官禮曹嘗質疑於中表邵二雲先生先生教之曰閻何全之評注略舉大意引而不發子盍詳注之使覽者不必繙閱四庫書而瞭然於胸中乎余對曰此非盡讀厚齋所讀之書者不能也以

元圻

之淺陋曷足以任此先生曰子姑詳其所可詳其未詳者安知不有好學者更詳之乎余諾之而未

敢必其成也丁未之冬揀發雲南從此移黔移楚
未嘗不攜此書自隨偶有所得卽細書於簡端顧
行篋所貯卷帙無多兼簿書鮮暇不能專心從事
然簡端已無餘地因另錄而編次之凡三易稿而
仍多未盡庚辰四月改官京秩因得借書於收藏
家稍有增補旋自京旋里就正於蕭山王穀塍同
年又詳數十條穀塍力勸付梓自念用心數十年
不忍棄之敝篋因刻之存於家塾惜二雲先生墓
木已拱不及刪其繁而補其缺以至於無遺憾也
道光五年春三月翁元圻自識於佚老之巢時年
七十有五

困學紀聞原序

宋咸淳間厚齋先生尚書王公以博學雄文聞於時兩制訓辭爾雅深厚歎而服者皆曰非先生不能作奇傳異書蹟微隱奧疑而問者皆曰非先生不能知晚歲飛遯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頗聞著述甚富恨未之見也忽其子昌世

閩按宋德祐丙子昌世甫十歲則此時年五十六

書來

曰吾父平生書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爲學者今以其書視子幸爲序所以作之之意寘諸篇端蓋九經諸子之旨趣歷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原委以至宗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爲是書各以類聚考訂評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約而明理融而達該邃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連日夜披閱目力爲廢不

意垂盡之年獲覩希世之珍序引固非晚陋所敢

當然先祖光祿閣按元史牟應龍傳祖子才仕與公之父吏部閣按宋史

王應麟傳父撝曾知徽州宋贈光祿大夫諡清忠同年進士閣按宋史牟子才傳嘉定十六年進士則撝亦癸未年登第先父大理

民稱爲清白太守爲大理少卿與公同朝者二相得益歡事分之厚不

並它人况昭父閉門讀父書求己志又予所深敬

者是用承命而不辭託名於不朽焉觀者毋以爲

僭至治二年秋八月壬辰隆山閣按牟應龍傳先世蜀之井研人後徙居吳興學者因其所自號曰隆山

先生牟應龍謹識

全云按深寧先生曾祖安道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始自浚儀定居於鄞蓋扈從南渡者也

祖晞亮朝散大夫父撝嘉定癸未進士朝請大夫尙書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

官兼崇政殿說書第應鳳同日生亦登宏詞科太常博士子昌世字昭甫以任受承務郎階未

及受官國亡昌世子厚孫字遂初亦有學行嘗爲教官次寧孫又云黃文獻公作昭甫墓誌述

其辭徵辟之言曰士之大節嗣守爲難願讀父書求己志以畢此生不願乎外又云昌世卒

於嘉定四年年六十一閻氏以爲是年五十六歲者是也是書雕成於泰定二年昌世旋卒

世之爲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夫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茲其爲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品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燭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業則曰修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乎聞見之廣旁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揚雄氏作法言其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於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牆背芒滔滔相承恬不以爲恥於是爲困學紀聞二十卷具

案具字闕本誤作其訓